

# 寂静的春天

周李立

“你没在那么大的舞台的最中间站过，你没法体会，你让我怎么指导你？”他气呼呼的。他说话总是气呼呼的，因为他的口音。他的口音在我们听来太特殊了，小城里从没听过谁这么说话。他不屑，因为他说他讲的是普通话。当然不是。电视里的人说的才是普通话。他训斥我们，说普通话其实并不是北京话。他不是小城人，见多识广，所以该怪我们孤陋寡闻，也许他说的另一种普通话，谁知道呢。但孤陋寡闻的人都不愿承认自己孤陋寡闻。于是我们私下学他说话。男生们有先天优势，更容易学得惟妙惟肖，因为他嗓音浑厚，音量又真大，教室的天花板经常被他们吼得仿佛楼上有人在跳舞。男生鼓起的喉结让他们在这种模仿中更胜一筹。女生则要深吸好几口气，才能攒足力气，学着他的口音，吼那么一嗓。

不过效果差不多：一样的哄堂大笑。  
“有些人极不知趣哦！”“脸皮城墙倒拐的厚哦！”……

大致就是这些，老师训斥学生的家常话，天底下没什么不同，这一点就算孤陋寡闻如我们，也都知道。我们高三了，有些话说得太多，何况我们还一直学说这些话，就算起初怀有恶意，到高三也觉得够无趣了。但不妨碍我们依然认为他的斥骂奇妙无穷，因为他会在其中加上脏字，加的地方总是很到位，毕竟是教语文的。

我的“中气”非常不足，这是我继知道自己“没有站在过舞台中央”这一大缺陷之后获知的自己还有的第二大缺陷。

简直天旋地转。  
中午我都没有午睡，可不是为来语文老师家里听这些噩耗的。此前他在课堂上，从来对我只有表扬。

我应该在小山上，小山应该在学校后面，小山洞应该在山脚，小溪转弯的地方就是了。阿杜应该在小山洞里。他应该带上了半岛铁盒——他宣布我应该会喜欢的一个东西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铁盒，因此我应该感到好奇。应该好奇的我现在应该去山洞见阿杜。还有，小山洞应该能容下我们两个。

这些“应该”都没有发生，便成为了“如果”。  
没在舞台中央站立过且又中气不足的我，站在语文老师家的客厅里，没有开灯，室内暗沉，犹如秋天的黄昏，我第一次琢磨自己是是否真的气息不足——我还习惯说“中气”——我确实感到喘不上气。不久后，我学到一个成语，万念俱灰，才明白原来我不是中气不足，而是万念俱灰。

可是“万念俱灰”不好，我需要“阳光明媚”。在学校为高三同学鼓劲加油而举行的演讲比赛中，我准备演讲的题目，就是“迎向明媚的春光”——拜我母亲所赐的题目。“小孩子家，就是要阳光要朝气蓬勃的。”她像相信冬天之后是春天一样相信我的世界没有一丝阴云，我的前途灿烂光明。我随她去。这样对我俩都好。

他家在一楼，窗外常年笼罩着墨绿的树影，刚刚过去的冬天也没有让它们“万叶俱灰”。小城的冬天那么简洁明了。属于上一年的冷空气从西伯利亚南下，它肯定越不过秦岭，即便它侥幸越过了秦岭的山巅，山谷中的小城也自当安然无恙。冷空气就像割草

的镰刀，像被抬举得太高的任何东西；低处的小城就像匍伏在地的种草，仰视着冷空气的“刀锋”，不意外地，就躲过去了。因此大概跟我一样，这里的冬天也是“中气不足”的。冬天跟我一样被困在这里了。

“可是星期五就要演讲比赛了！我来不及纠正你了！”他说。窗外树影中的麻雀，蓦地神经质地蹦出来——大概被他的大嗓门惊到了。

不像麻雀少见多怪，我应该见怪不惊的——他在课上念我的作文时，嗓门可比这大多了。我写的不是“作文”，我写的是“范文”。我听着他用我听不太懂的口音念作文时，心里往往这么想。

“朗诵比赛不是你写得好的就行！你最好不要开口说一个字。”他最后这么说。

我于是也想当麻雀飞走了。

我放弃了朗诵比赛，因为“我气息不足，说话时会吐气在话筒上，就会有‘扑扑扑’的声音，别人都听不清我在说什么了”，我这样跟阿杜解释。不过跟妈妈就说得一样了，因为“高三时间太紧张，我不想因为这种没名堂的比赛耽误学习时间”，是“宝贵的学习时间”，我又补充。

阿杜认为我可以去练歌房试试，因为如果我“离话筒远一点，就不会有扑扑扑的声音了”。他常去练歌房。我不打算告诉他：我知道他跟那里弹钢琴的艺术生关系不错，而我对他相当介意。原因嘛，不止是因为她已经考完了艺考——钢琴十级，成都的大学随她挑。

我当然不去练歌房。弹钢琴的姐姐我见过，事实上在路上我们经常碰面，小城不够大到让我们可以绕道而行。我们总是擦身而过、目不斜视，像树林里窜行的两只动物，因为分属不同的物种，便彼此视而不见，置若罔闻。这一套我们都会，因为我们生在这座名副其实的“小”城，且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没有离开过。这意味着：我们彼此了解，宛如亲人，但我们仍会彼此视而不见。

这是一种本领。  
阿杜就不会这项本领，他12岁才到小城来，之前他在重庆。所谓山城重庆，固然也是多山的，所以他很快适应了我们山谷里的小城。不过他人缘太好，因此我才说，他没学会小城这些人任谁对谁都视而不见的这种傲慢的本领。我知道，人缘太好的阿杜去练歌房弹钢琴的艺考考生，艺考考生给了他那个叫半岛的铁盒。

也许我没去小山洞是对的。  
也是人缘太好的阿杜告诉我，语文老师有七个老婆。

“可是他一个人住……”我努力回想那个万念俱灰的中午，记忆里遍寻不出七个女人，连七分之一的女人也没有。只有教工宿舍一楼最边角那套一居室，阴沉沉的空气里是他的唾沫星子，像肥皂水泡沫一样长久漂浮。有一些唾沫星子落在打开的大厚书上。



那是本神奇的大厚书，自从它打开之后，他就不再对我大声说话了，他的嗓音变得很低沉、神秘，像是他也气息不足了，像我在卧室写作业时，母亲在客厅惟恐干扰我而放低到极致的语气。

“《中华名人大词典》，这是我……”他指尖不断落在书页上，大厚书摊开，页角卷曲成钢丝球似的。我很难才强迫自己不去抹平发卷的页面，这对我真的不容易。因为我面对着一位“中华名人”，绝不能丢人。哪怕我中气不足，这时也勉力憋着气。

我顺着他的指尖费力在书页角落处辨认，昏暗的光线妨碍我尽快搜寻到他小处的名字，不过他把芝麻大小的三个字都念给我听，连同名字后面的三行文字。名字旁边是他的照片，照片太小，他的五官都被他的指头盖住。手指挪开，照片上的五官仍然模糊。但如果我抬头，便会把这五官看得更清楚，只是我不想抬头，因为他正搂过我的肩。

“这是中华名人大词典编委会编辑的，还有呢，这一本是世界名人名录编委会编辑的……”他得翻开另一本大厚书，不过他只能用右手把它拽过来了，因为他的左手还在我的肩膀上，缠住了我几根头发，我只好不动脖子，为避免扯痛头发。我想我不敢动弹肯定不是因为“世界名人”“国际知名”“亚洲杰出”等等字眼接连同他的唾沫星子一道飘散出来，长久漂浮在暖烘烘的小房间里。一共17本大书里，都有他的名字。“国际知名”的那本按姓氏首字母排序，他的名字列在丘吉尔之前。

演讲比赛那天，我和阿杜都逃学了。我想要自暴自弃，演讲比赛于我无缘，很多事都与我无缘。我不是“中华名人”，也不是“国际知名”“亚洲杰出”，而阿杜，他是钢琴姐姐的。他带我去练歌房，只是因为他厌恶待在学校。我终于知道练歌房是怎么回事，只是我一直都管那叫卡拉OK。钢琴姐姐要傍晚才会出现，阿杜和这里的老板是我仅有的听众。我们在开始之前先说道语文老师的七个老婆的问题。

“也许是两三个，不过他自己是七个，他因为什么原因来我们这小地方躲起来谁也不知道，不过肯定跟他的‘老婆’有关，就是跟女人有关嘛。他能让女人崇拜他，不过真的假的，谁知道呢？反正我们知道他是

个老单身，”练歌房老板说，“他教书倒是真不错！年年带高三，年年考第一。”老板像小城所有人一样，对所有人人心知肚明。

“都是骂娘骂出来的。”阿杜说，“如果一个人使劲骂你，让你没一点自信，那你就听他的话的。”阿杜没说错，他爸就用这办法对付他。

老板说：“学生不骂能考好吗？”  
我听着他们说，貌似不动声色，实际我不敢发言，他是“世界名人”和“亚洲杰出”。难以置信，我想阿杜和老板一定都不知道，这样一个名人竟然一直潜伏在小城。这种不可置信的感觉让我的脑袋始终很混乱。不可认知的世界里我真是太无知和渺小的角色了，而我竟然还想到离开小城，奔向外面的世界？我琢磨着待会儿站在练歌房小舞台的中央那到底是种什么感觉，以及那种感觉会不会让我清醒、自信一点。

“半岛铁盒”原来是一张CD。里面唱歌那人，吐气像我一样中气不足，口音像语文老师一样含混不清。我怀疑阿杜存心拿它取笑我。我握着练歌房油漆斑斑的话筒，生怕离嘴太近，暴露我中气不足的缺陷。天知道，自从知道这一缺陷的那天中午开始，我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转变。17本厚厚的辞书在我眼前垒成一道墙，摇摇欲坠，却又坚固得很，以至我仓皇跑出来的时候，慌乱中也没让它坍塌，它像一座倾斜的塔，岌岌可危地立在我心上。

## 主题词写作——

# 小城三月

音乐响起，没有窗户的练歌房内昼夜无分、四季不明，五光十色的旋转吊灯就像晕了头的我，被这些人带领着，不停旋转，始终在迷失，却不能张口。直到音乐停止，或者音乐其实一直在继续，但我站在舞台中央，最终也没能开一开口，我也听不见任何声音，到处仿佛都安静得很。

这是一个寂静的春天。

大一的寒假我回到小城，不出意外地在小城与语文老师擦肩而过。我们目不斜视，像树林里窜行的两只动物。我已经知道，如果把自己的名字印在“中华名人”“国际知名”“亚洲杰出”里的价格，从一千到一万不等——类似的编委会很希望招揽到我们这种贫寒的大学生为他们做校对。他拎着几根菠菜，昂首挺胸地跟我迎面走过去之后很久，我站在春节前空旷的街道上，中气不足的小城的冬日里，却感到自己体内全是“中气”。我还想我要站得笔直，像铅笔一样直，这样心中那座倾斜的塔也许就会变得很正直了。

在老城的天空中，  
一只风筝。  
——阿米亥《耶路撒冷》

1 在我出生的地方——  
一块南方的乡村——  
远离城市，也远离郊区  
那里的人和我一样  
掌握同一种语言  
少数人关心冬日把把开花  
早春桃花和李花的美  
如今他们走过一条玉兰花开放的小路  
对于那块不变天空下生长出来的万物  
浏阳人甚至不必用语言  
就拥有了此时我想象中的世界  
正是我爷爷和父亲出生的土地  
一位老人沿着泥巴路  
坐飞机飞离的小城

2 那年冬天  
过半草木衰败的时节  
为了阻止一头野猪冲进粮站  
我爷爷像头公牛那样疯跑  
用一把柴刀将它结果在下坡路上  
一周之前我从那里经过  
成片的水仙开在海棠花篱边  
楼房盖过了瓦房  
电影院的围墙上芳草丛生  
旧世界和新世界重叠着  
一片不再有野猪出没的土地  
浏阳河水将浮水带进长沙城  
——这些都是昨天发生的事  
从前的土地上拥有稻田也长出甘蔗  
而我眼前竟是一张象征过去的照片  
一张照片中记录的多雨的南方

3 当年三月我曾和父亲在浏阳城中小住  
那是在中心医院一间白色病房  
几个男人坐在各自床上分享病情和乡村见闻  
楼下不远处是一个没有红灯的十字路口  
夏天傍晚我和父亲曾经穿过这座过时的城市  
沿着一条排列杂货铺、五金商店和煤店的街道  
在城中散步。煤灰染黑了路边樟树  
作为两个乡下人我们来到自己的城市  
在同一条河上见到河水急流  
——正是在河流的上游  
浏阳河在母亲的土地上逆行  
我和父亲分享着日常小事  
我鼓励他积极养病，四处走动，  
以后在电话中多和我聊聊过去的生活  
比如和我妈妈恋



爱的往事  
我将写下一本关于过去和我们的书  
尽管那本书也许并不重要。

# 关门

周荣池



小城河下县，某年樱笋时。  
最近外面一种感冒据说在全世界都“流行”起来。这种流行的趋势不像流行歌曲那么可喜。竟然很多地方关起城门，关了工厂、商场、饭店、小区甚至进户门。在新闻上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，人们在为那些地方“关门大吉”而忧虑的时候，为自己所在小城河下县依旧“开门大吉”而庆幸。

三十六湖春水，苍烟一指写下。晓先生在家中一边看新闻，一边在纸上写下这句话，在墨香中看到了自己所在小城河下县“多年生的”“蒹葭如”“草长莺飞”“花团锦簇”“蜂蝶成群”的春意。其实哪里是三十六，这都是作家说出来的“极言其多”。不过春水是真的，苍烟是心里想出来的，小城是真的——小到落一片树叶就能覆盖。这些话都是晓先生这位“大作家”自己想出来的。大作家不是说他作家做得大，而是他给自己起的笔名。这“大”也是个少见的姓，他本姓也是少见的“晓”。就在这一年春天，他突然觉得自己水平太

高了，必须起一个有古意且与众不同的名字——人家总喊他“晓作家”这让人很不如意。于是就发现“大”这个姓“高级”，而且没有谐音同音的。这个名字甫一公布于博客微博特别是微信朋友圈，大家就齐声点赞说好。“大作家”好不得意地想，下河县城有可能都知道并记住了他的名字和名气。为了测试一下现实效果，“大作家”还专门呼朋引伴搞了一个有酒有肉的诗歌朗诵会。大家接到通知后想到新闻上说的“不要聚餐”的建议有些迟疑，但盛情难却还是穿了“格格棱正”的衣服“出席”了会议。果不其然，见面了同道文友都点头这样开头与他说话：大作家，大作家……这又一次印证他水平很高。他心里这下子踏实了，这顿饭不仅诗意而且还吃出了“生产力”。他基本确定在本城水平一流了，喝掉的“六根粮”也是值得了。

这个名字起了14天以后出了点状况。本来连家里的小狗丢丢都接受这种“高级”了，只要他妻子说：“丢丢，大作家回来了！”那著名的中华田园犬就赶紧摇着尾巴来讨食。可是一位肯定是文友但不知道是谁留了一句：大作家不知道“大”作姓音如“喀”或“达”并不是读“大”。

这话说得他堵心。一是他为竟然不知道这个知识而惭愧，忘了“知之为知之，不如百度之”的真理；第二个是好好的一件事情，被这人一句话弄得很糟心，大家现在都看见了，一定在偷偷笑话。但现在就是改了这名字也迟了，这下河城里也可能全世界文坛早就像得到了“春的讯息”一样知道了这件事情。所以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关了手机乃至关了门甚至关了嘴“闭关”修炼。“闭关”不是被动关门，是主动修心，也是“高级”的事情。他

这样告诉自己。

为此，他关机前又专门发了一条朋友圈：读书随处净土，闭门即是深山。下面显示地址是：南角墩。南角墩是他老家一个早就不用地名。他觉得这有古意，所以经常定位于此以别别致也解乡愁，其实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坐在城里书房。他自己觉得这是一种心灵的皈依，身在城而在乡。当然，他在老家确实特意修葺了房屋院落，并挂了块村民看不懂的匾额：“守拙草房”。刚挂出来，村里看着他光屁股长大的老人就嘀咕：这小子过去是拙笨，可现在还要守什么？再说这房子明显不是草房！当然这也是说说而已，后来人们就视而不见了。除了在院子里种点菜蔬，周末来薅一把“原生态”之外，他还经常回去“闭关”修炼静心创作。这样可以贴近大自然，贴近基层，贴近人民——当然也可能贴近拆迁地块。也有人知道他现在是作家，就去悄悄地问他：听说现在“坐家”很赚钱，什么时候教教我？他哭笑不得就网扯，人家就只好失望地走了——闭关闭嘴的人就像房子的门“关得铁桶”一样，人家还怀疑你不是作家，是作假呢。

这话发出来不久他不甘心又打开手机看了看，竟然点赞留言不断，13分钟过去竟然有了250条之多。大概有这样的一些：大师创作，自在山村；所以走到高远，因为扎在低处；归于乡野，心在盛世；心境朴素，大碗面也是大餐……见此，他似乎是对老婆和丢丢，更是对自己说：这水平确实是降下来了。但大家都这么赞赏他“闭关”的状态，好像不回去并不是“在乡”状态，心理上有些过意不去。

于是，他想了想还是提了一桶水，打算回守拙草房住几天。走的时候就留了个字条：我有重大作品要回乡闭关创作。勿扰勿念。手机关上丢在家中桌上，实际上兜里还有一个无人知道的小号手机带着。于是一脚油门——其实也就13公里

路程就到。他将车子停进后院，拎水进门赶紧又关门，生怕有人看见他回来。他先烧水品茶——现在他已经喝不下南角墩的水了，哪怕这里的水和城里是一个水厂的。

关门、关机、闭嘴，在草房之中也才半天，他就有些不自在，感觉有些心神不宁。因为其实他最近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创作计划。但这个时候如果回去似乎很没面子，就连朋友圈也只能看不能点赞评论说话。于是，吃了大碗面之后便睡觉。这一天也是折腾累了，特别是脑子里闹腾。

但哪知道半夜出事了。外面有人敲门，他还没有来得及起来甚至开灯就听外面说：“二狗子家平常没有人，给他大铁链子先锁上，省得日后烦神！”他一听心里一惊连忙起来，哪知道来人已经急急忙忙地走了。大作家扒手机才知道，城市的大门关上了吧，村庄的大门也关上了。像他这种两处住所的，只能待在一处。刚才这冒失鬼不问青红皂白把门关上了，他倒是有些紧张了：关在家里怎么办？他突然想打电话，可是现在打给谁呢？打给自己老婆吧不行，那手机还在家里；打给朋友吧，自己已经公布闭关了；打给村长吧，就怕打了反而就更走不掉了。

想想也不至于危险，于是便关了手机声音，这样才安慰一点朦朦胧胧睡着了。有几次他担心有人打电话或者发信息，睁眼看没有，才想起来这号没有人知道。就这样睡醒醒醒公鸡叫了，狗也活跃起来，他溢于言表赞美的村居生活开始生机勃勃了，可他却静不下心来。

等到7点钟他洗漱吃饭的兴致都没有。不一会，村里有人来了，在门外说有人举报他从外地偷偷回来，现告知他：原地关门居家观察14天。来人还贴上了提示的红纸，他有些愤怒要求开门，叫道：“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？”村里人戴着口罩，打开外挂的锁说：“门打开你也出不去，不要到处串门，当然邻居也不会让你进门，这是给

你准备的14只口罩，请你自觉戴上！”他跑到邻居家，大家都戴着口罩的。看见他的时候都不说话，他就知趣地退回草房来。他知道村口的卡口确实设置了，也意识到作为外来人员确实该配合一下，毕竟如村民所说：“您是识字的家，应该比老百姓懂得道理，好好坐家里就是”。

想想本来就是为了闭关而来，现在既然也走不了，门不关看来也可以是深山了。其实农村和城市不一样，有泥土就有生机，况且这满园子的菜蔬不就是他平时在城市里灯红酒绿之后追求的“青菜豆腐保平安”的生活吗？为什么这种生活在轻而易举就在眼前却不安了呢？这样一想，他才觉得真正错误的也许不是现实，也不是村民自治的简单办法，很可能就是自己想错了。

他现在想，不关门的时候想着关门，因为门外嘈杂；关门的时候却又似乎心心念念地想着门外的嘈杂。门外的嘈杂是什么呢？无非是扎堆的各种活动，频繁的各类宴请、恣意的各种表达，也就是那种随口吐痰到处吹嘘的恣意爽快，这些不本是很多人厌倦的生活吗？当然，这种厌倦大多是事后的。譬如喝酒之前想着的是这场酒的价值：可以认识什么达官贵人文坛名宿，上了酒桌便称王，下了酒桌就扶墙。第二天宿醉的时候吐到黄胆流出的时候，终于吐出了深刻的感悟：人间不值得。

大作家想想，恐怕确实不值得。他把静音的手机也关了，看到窗外阳光明媚，开始了静默的对峙。14天后，他“居家隔离”结束，在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《假如日子不再像以前那么繁华》之后没有宣布出关。他关了草房的门，离开了他在文章中声称的一辈子不想离开“魂牵梦绕的地方”。

回家之后他关上车门。关上车库门。关上家里的门。妻子对丢丢说：“大作家闭关回来啦！”那畜生蹦过来活蹦乱跳地逢迎。他感觉到一阵春风迎面扑来，即使关上门也能感受到那令人喜悦的气息。